

雪中情,雪中癖

还记得那年冬天的冰凌儿和盖过膝盖的大雪吗?

今冬的第一场大雪,在大家望穿秋水的期盼中,终于来了,虽然断断续续,可,这也是对冬天最好的装扮啊!随着天气变暖,“瑞雪兆丰年”、“冬练三九”这些俗语,都不知道如何向孩子们解释了。大冬天吃个冰淇淋,也看起来 so easy,可是,可是,还是好怀念小时候房顶屋檐下又粗又长的冰凌儿,漫天飞舞的雪花,盖过膝盖的大雪啊!您的记忆中是否也有大雪飘零的片段?让我们一起回味记忆中冬天里或难忘或开心的那些事吧!

坐冰船

小时候玩起来总是很嗨,很任性。数九寒天,跑到村东小桥上砸开一块冰,人蹿上去,兴奋得尖叫,拿一根细竹竿撑着河床,那冰就行驶开来,成一条冰船,满载着童年的快乐!当时根本不知道冰船的危险。

记忆中,冬天的到来,就意味着年要到了——穿新衣戴新帽,肆无忌惮地玩耍、吃好吃的东西等。还记得每年这个时候,下午一放学,家门口的空地上就聚集着一群小伙伴,不玩到天黑不散场,任凭家长们催促着,现在想来也不知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人可以玩得那么尽兴,那么酣畅淋漓…… 郝便玲

打雪仗,一起嗨吧

2014年那场罕见的大雪,空中大大小小的雪花快乐悠闲地飞舞着,午饭后,全家全副武装,带上小桶和铲子,来到紫荆山公园。

远远望去,公园白茫茫的,就像铺上了一层白色的地毯。我们就在这白地毯上跳着,闹着,争相滚出一个个大雪球。正在这时,一个“雪弹”飞来,原来是孩子姑姑偷袭,一场雪仗这样就开始了。只见女儿快速地蹲下身,一边团雪球,一边向姑姑砸去。一会儿,认识的、不认识的,大家都忍不住加入了这场激烈的战斗中,一阵阵欢声笑语回荡在公园上空。 王蔚娜

新疆的雪日

小时候在新疆长大,每年十月国庆节过后不久就会下雪,漫长的冬季都与雪为伴。每当下雪天,穿着妈妈手工缝制的棉衣棉裤,戴上棉手套、围巾,背上书包走出家门,踩着厚及小腿的雪,发出咯吱咯吱地响声,便走进童话般的白色世界。与同学一路打着雪仗,不时地张大嘴接着飘落下来的雪花,看谁接的雪花大。来到学校,到了教室,棉裤腿儿、棉袄袖子都湿了,那棉鞋、手套早就湿透了,手、脸都冻得红红的,更是忘记了两只手和脚趾的僵硬和麻木。值日生早早地把教室里的火炉生着了,挤到铁炉边赶紧烤烤,整个人就弥漫在蒸汽中,大家还比着看谁冒得热气大,好不热闹。下午放学后,一路玩回家,一路上尽走那没人走过的地方,走“内八字”、“外八字”,看谁走得像汽车轮胎压过的车辙印儿…… 王岑

长凳滑雪板上的哭笑

小时候,最喜欢下雪了,一到下雪天,不光可以和朋友们堆堆雪人,打打雪仗,最重要的是可以滑雪板了。那个时候,没有正规的滑雪板,就把家里废弃的长板凳倒过来,几个女孩子坐上面,男孩子在后面推,从坡上推到坡下,我们玩得不亦乐乎,有时候男孩子还会恶作剧的把板凳推翻,然后就一堆孩子扭到一起,又打又闹的,最后

往往是女孩子哭着鼻子回家告状去了,男孩子则灰溜溜的赶紧回家,害怕家长知道受罚。

下雪天,我们女孩还最喜欢在雪地里画画,雪地是画布,随手的一根木条是画笔,不着边际,想什么画什么,没有颜料,没有色彩,却也画出我们对生活的热爱,也画出我的理想和憧憬。 李慧

纯洁动人的世界

记忆中的冬天,特别是下过雪后的情景:漫山遍野,白雪皑皑,偶尔有几处鸟儿飞起弹落的雪粒,向你昭示着这个灵动的世界。

在冬日出生的我,犹爱纯洁动人的冬日,每天早上一起床,就第一时间跑到窗边去看看,今天的世界是不是又被大雪覆盖了。看着晶莹剔透的雪,看着白茫茫的一切,心情也随

之愉悦轻松许多。回想记忆中的冬日,就总有各式各样的雪人,有《冬日恋歌》里在厚厚的雪地上奔跑的愉快场景,还有大学时与同学打雪仗,上班后带同学们打雪仗时的快乐,那时的我们即使一个个小脸冻得通红,小手冻得僵硬,却丝毫不能减去心中的温暖……

翟晶晶

雪花中,神飞扬

28日,我和同学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一片片小雪花悠悠地飘下,好像小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。小蝴蝶亲切地落在我们的头上、睫毛上、眉毛上、肩上、书包上,好像久别的朋友又相见了。此刻,她好像是在和我玩耍,和我交谈。一不注意,她就钻进你的脖领里,凉凉的,痒痒的,当

你伸手去捉她的时候,她又神秘地不见了……

我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去拥抱这鹅毛般的雪花。

我喜欢雪,喜欢她的洁白,喜欢她的纯净,喜欢她的诗情画意。

2015年的雪啊!请你来得更大些吧! 于梦涵

通红的小手

小时候,一遇到下雪天,我便兴高采烈地跑到开阔的广场上,和小伙伴堆雪人,打雪仗,玩得大汗淋漓、热气腾腾,家里如果不派人来召唤,那是玩不够的,通红的小手上捏的是洁白的雪团,通红的脸蛋上写满了笑意。那时候,冬天的雪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!

一片雪白,白色的马路,白色的树木,白色的房子……

我期望下雪,可又为这满地掉落的雪感到惋惜。我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,让我永远身在下雪之中。 王一栩

小时候的雪

小时候,大雪纷飞的日子,上学是件困难的事。由于积雪太深,我和伙伴们不得不穿上胶鞋,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向前挪动。有时为了防止打滑,还要在鞋上缠上稻草。到了学校,小脚常常冻得通红,而且钻心的疼。那时学校没电,更没空调,冬季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用砖垒成的方体煤火,一进教室,我们赶快把脚从胶鞋里拔出来,放到火边烤,顿时,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向全身。

下雪,苦中也有乐,那就是打雪仗、堆雪人。

我还在雪天捉过麻雀。在走廊上,用绑有细绳的小木棍支起一口筛子,里面撒些秕谷,然后躲在门后,静静地等着麻雀。由于雪天无处觅食,一见到有吃的,麻雀很快就从屋檐上飞下,钻到筛子下吃秕谷。这时,我轻轻扯动手中的细绳,筛子应声落地,麻雀便被罩在里面。 柳桂英

记者 冉红政 整理